

秋季号

DAXING
ERTONG WENXUE
CHUANGZUO
CONGKAN

巨人

大型儿童文学创作丛刊



时代性

文学性

可读性



巨人

秋季号

今天的孩子 明天的巨人

大型儿童文学创作丛刊



'92 秋季号
(总第二十期)

主编 任大霖

童话作品小辑

英雄草(叙事诗)

刘丙钧 4

小溪边,对峙的兔王和狼王将要血战。太阳失去血色,月亮涨红圆脸……谁曾想,真正使兔王死亡的是自己同类的“聪明”,而为他举行葬礼的却是生死搏杀的对手——狼。

鲜红的英雄草,象征着胜者的正直,败者的尊严。

琵琶甲虫(叙事诗)

高洪波 11

沙海茫茫,不见家乡,王昭君将琵琶愤然一掷……遗落的琵琶幻化成精巧的甲虫。这天生的小哑巴,在大漠大河用生命奏出了雄壮的琵琶曲。

怪城

戎林 16

丁丁在怪城变成墨水瓶一般的小人,为复原他和爸爸再去历险。结果爸爸也小得像墨水瓶。变小容易变大难,怪城到底什么在作怪?

陶陶奇游记

郑允钦 29

小男孩陶陶意外地得到了一个神奇的灯罩,此后他便有了一连串奇特的游历:黑猩猩旅馆,泄气山谷,快乐盆地,蛇魔王国……魔幻天地光怪陆离,曲折遭遇令人回味。

大侦探和魔法糖

绍禹 53

国王用来治国安邦的宝物魔法糖不见了,好生气的国王几乎要气爆了肚子。案子毫无头绪,众人束手无策。这时候,巧克力大侦探来了。这位其貌不扬的大侦探是怎样将这一奇案查个水落石出的呢?

玛蒂尔达

[英国] 罗尔德·达尔 72

任溶溶 译

玛蒂尔达是个机灵鬼。她才华出众,竟能让脑子充电,双眼聚起一种热情,像有千百万只无形的手,抬起了那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字,这奇迹征服了可憎的女校长,救丁可敬的亨尼小姐。

中篇小说

圣 火

曾一珊 101

虽说她们是一群“特殊班”里的疯丫头，虽说她们活蹦乱跳演出了一出出校园内外的悲喜剧，然而，她们心中升起了纯真的圣火，这圣火燃烧出了豆蔻年华的瑰丽。

魔巴的儿子

凌 纾 142

外面的世界很文明很现代，在阿佤山区竟还有这么神神怪怪的寨子。阴森的鬼藤，美得可怖的大蝴蝶，仿佛魔鬼的影子窥伺着一对少男少女……

报告文学

迷失的世界

江润秋 163

当父母的婚变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时，生活中平添了许许多多的辛酸悲苦。此时，孩子，你是悲观消沉，自暴自弃？还是坦然面对，自强不息？

电视剧本

棒棒真棒(下)

张 弘 121

调皮可爱的棒棒与小狗杰米发生了一段有趣的故事，棒棒当上代理小组长又经历了意外的波折……当生气勃勃的棒棒终于戴上了红领巾时，或许你也会说一声：“棒棒真棒！”

集束散文

风雪童年

徐 鲁 179

难忘那艰辛的童年生活，难忘那家乡的父老乡亲；几度坎坷磨不灭人生的追求，一腔真情诉不尽深深的眷恋。

封面设计
封底画

庄俊豪
程十发

- 时代性
- 文学性
- 可读性

(沪)新登字 476 号

编辑 巨人编辑部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政编码 200052)
主办、出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零售 各地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 上海市印刷四厂
封面印刷 上海申光制版彩印厂
199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7-5324-1689-5/I-780(JL)
定价 2.9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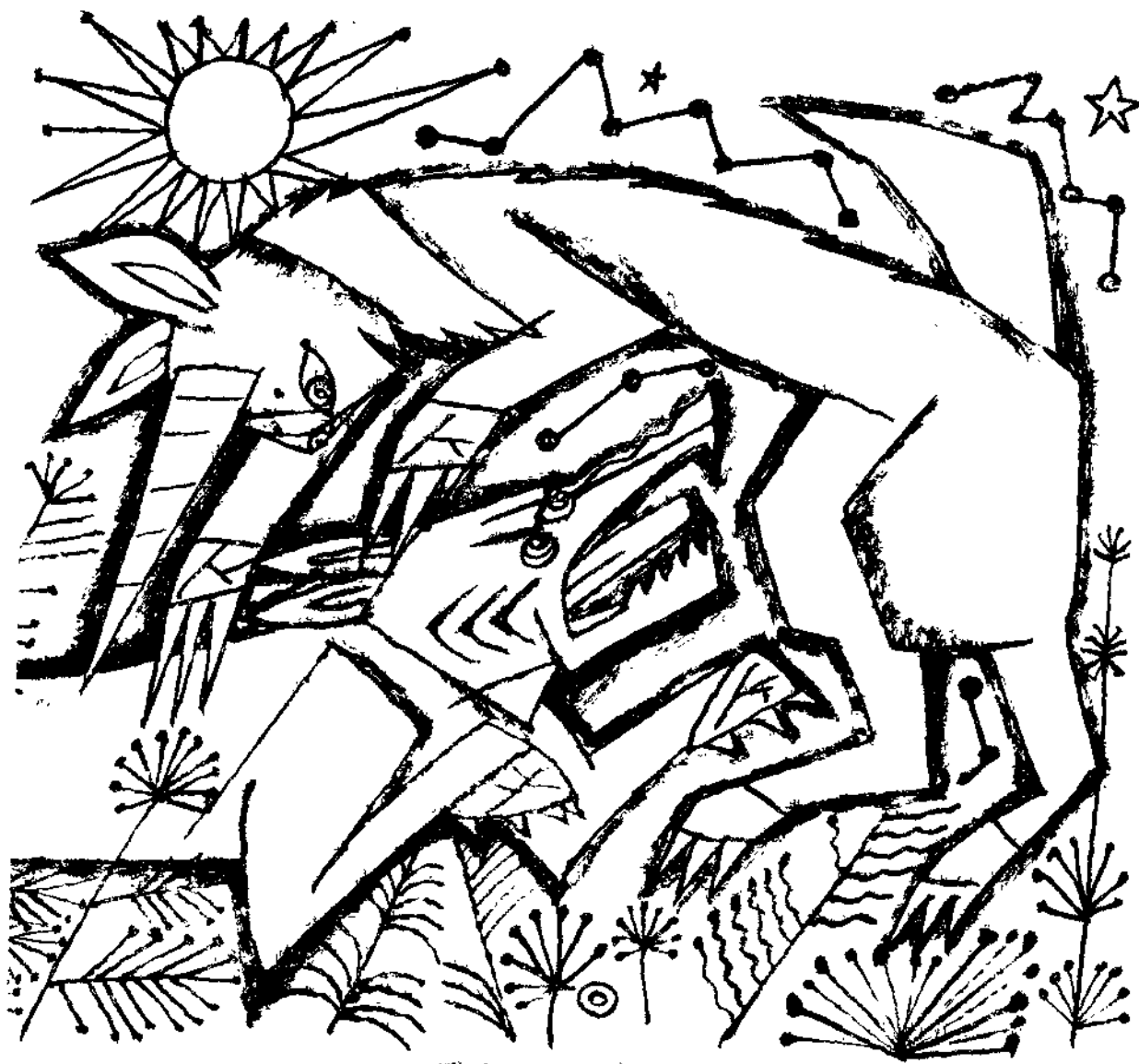
英雄草



● 刘丙钧

序

一片草原，
一片草原碧绿的铺向天边。
有太阳升升落落，
有月亮缺缺圆圆，
有小溪淙淙而过，
有四季的风变换着吹来。



一片草原，
一片草原是兔子的世界：
草是属于兔子的，
水是属于兔子的，
升升落落的太阳是属于兔子的，
缺缺圆圆的月亮是属于兔子的，
没有谁这样宣布，
兔子们却这样地说。
四季的风吹过兔子的王国。

一片草原，
一片草原是狼的世界：
草是属于狼的，
水是属于狼的，
升升落落的太阳是属于狼的，
缺缺圆圆的月亮是属于狼的，
还有跑来跳去的兔子，
也是属于狼的！
不用谁来宣布，



狼就这样地说。

四季的风吹过狼的王国。

一片草原，

一片草原碧绿的铺向天边。

兔子和狼纠缠缠绵的故事，

被四季变换的风播向遥远。

—

从前的从前，

说不准哪一年的哪一天，

说不清是白昼还是夜晚，

只记得太阳灿灿地照着草原，

却又有月亮圆圆地挂在中天。

一群兔子浩浩而来，

兔王欧卡走在队伍前面。

欧卡脸上挂着轻松的微笑，

欧卡心头却沉重如山。

前面远远的就是那条小溪，

小溪边将书写一场决战。

四季有序的风乱了方寸，

携来酷热又带来严寒，

冷一阵热一阵，

有如狼王卡欧的心情。

一群狼紧紧跟在卡欧的后面，

一张张面孔透着庄严。

沉重的脚步踏出决心，

队伍却没有兔子们壮观。

前面远远的就是那条小溪，

小溪边将书写一场决战。

从前的从前，

兔子不是今天这般模样，

狼的模样也不似今天。

兔子要比现在强壮有力，

狼却比现在矮小瘦弱。

兔子的耳朵没有那么长，

也不能随风转向，

狼的牙齿并不尖利，

狼的爪子有如钝剑。

势均力敌才会有场场搏杀，

未见高低又孕育着小溪边的决战。

或许兔子们更多一点力气，

然而狼们却多一分勇敢。

这不是头一次相搏，

却比任何一次壮观。

兔王欧卡一步步走向溪边，

心中平添几分感叹：

一次次相搏都可以取胜，

一次次相搏却总是败得很惨很惨。

虽然他刚刚当上兔王，

以前的失败与他无关；

然而，他既然是兔王，

以前失败的耻辱就刻在他的额前。

欧卡很清楚失败的原因，

知道原因却难以扭转：

兔群中并不缺乏勇士，

勇士的际遇却总是艰难。

当勇士们挺起犄角冲向战场，

更多的兔子却只是远远地呐喊。

有一只兔子格外聪明，

聪明的兔子去找医生，

把耳朵拉长并能随风转向，

(随风转向的耳朵能听得很远，

听到狼的动静就远远避开。)

把犄角磨平哪怕吃点苦头。

(没有犄角无法上阵搏斗，

理所当然地跟在队伍后头。)

了解敌情的差事更好对付，
转一圈儿归来编上一通儿。

“聪明”像感冒一样在兔群中流传，
染上“聪明”的兔子纷纷跑向医院，
磨平犄角各有一番理由，
拉长耳朵更有道理一番。
“聪明”的兔子们满心欢喜，
不曾“聪明”的兔子们却阵阵心寒……
兔王欧卡暗暗叹息：
打败兔子的固然是狼，
失败的命运却早写在出发之前。
有一半“聪明”者总想着逃跑，
胜利与这样的队伍无缘。

为了鼓起大家的勇气和决心，
欧卡带头将尾巴斩断，
（兔子原本有一条蓬松的尾巴，
那尾巴漂亮得令人赞叹。）
欧卡的心中腾起希望，
希望所有的兔子都能实践誓言：
出发！去寻找狼，
堂堂正正地进行一场决战！
胜要胜得像个勇士，
败也要在狼的面前保持尊严。

狼王卡欧面色沉重，
在众狼的注视下走到队前，
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搏杀，
或胜或败谁也无法预言。
磨砺牙齿需要忍受痛苦，
磨砺爪子也是一种考验，
该做的我们已竭尽全力，
竭尽全力就不必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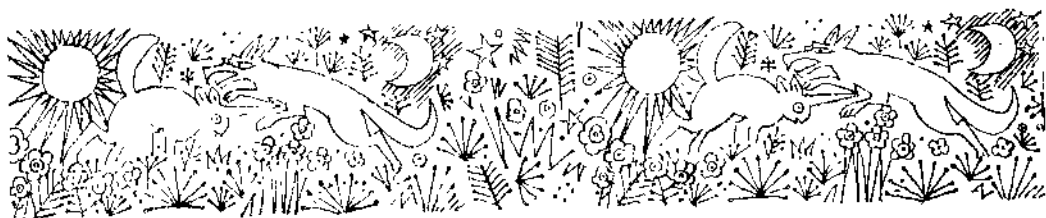
出发！去迎击兔子，
畅畅快快地进行一场决战！
胜要有胜者的气势，
败也要有败者的威严。

二

从前的从前，
说不清哪一年的哪一天，
说不准是白昼还是夜晚，
太阳灿灿地映照草原，
月亮也圆圆地挂在中天，
四季有序的风紧张得乱了方寸，
携来酷热又带来严寒；
太阳和月亮靠在了一起，
红一半白一半映在兔王欧卡脸上；
四季的风你一股我一股吹来，
冷一阵热一阵像狼王卡欧的心情。

欧卡一步步逼向卡欧，
卡欧一点点向欧卡逼近。
很近很近的两双眼睛盯住对方，
心都一样紧张血都一样沸腾。
兔王欧卡看到狼王卡欧的锋牙利爪，
狼王卡欧也注意到兔王欧卡的锐角和变
短的尾巴，

兔王欧卡挺起锐角冲向卡欧，
心头起伏着难捺的渴望；
用战斗来洗净一次次失败的耻辱，
让这场搏杀成为兔子王国复兴的起步！
狼王卡欧扬起利爪扑向欧卡，
胸中的激情沸腾起伏：
从前的胜利只属于从前，
眼下的战斗才是狼国存亡的关键！





天上的云聚了又散，
溪中的流水呜呜咽咽，
太阳紧张得失去血色，
月亮紧张得涨红圆脸，
欧卡与卡欧搅杀在一起，
兔群与狼群也战作一团。
兔子倒下一片，
狼也倒下一片，
倒下的壮烈倒下，
战斗者却更加勇敢。
欧卡的锐角刺进卡欧的腹部，
卡欧的利爪将欧卡的脊梁抓断，
欧卡和卡欧双双倒下，
倒下时目光却依然闪闪，
为了生存的搏杀残酷无比，
作为敌手却不由暗生赞言。

一时间溪边寂静无声，
无声的溪边弥漫着硝烟，
听到的只有风吹草动，
听到的只有小溪携歌向前。
力尽而死的含笑闭上眼睛，
尚在喘息的都无力再战，
那兔子中的勇士，
那狼群中的强者，
都把目光转向后方，
盼望有同伴奇迹般出现，
将胜利的旗帜举向蓝天。

一群兔子犹犹豫豫地踏进欧卡的目光，
欧卡的脸上浮现出微笑，
欧卡转头看一眼狼王卡欧，
卡欧的脸色如灰似铅。
长耳朵兔子们望着草乱泥翻的战场，
望着兔王欧卡和狼王卡欧的模样，
你拥我挤的谁也不敢第一个向前。

卡欧鄙视的目光让他们发抖，
欧卡眼中的责备更使他们心慌。
他们希望胜利时欧卡不计较他们拖延，
或者战死的欧卡也不能对他们施加惩罚。

这不胜不败的局面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使他们进退为难。

狼王卡欧看透他们的心思，
几丝轻蔑在脸上浮现。
忽然一片阴影掠上心头，
一只瘦弱的狼的影子映入眼帘，
那是他的儿子——卡卡
一只没有胆量不配叫狼的狼。
卡卡的牙齿不曾磨利，
卡卡的爪子没有力量，
卡卡没有勇气跟上队伍，
卡卡找借口落在后面，
这时他来了，
畏畏缩缩地不住张望。
狼王卡欧紧紧闭上眼睛，
两滴泪水滚落在腮旁。
卡卡的怯懦比欧卡的锐角还要锋利，
深深地刺在卡欧的心上。

卡卡的心快要跳出胸腔，
卡卡脚步一摇一晃，
他好怕呀，
怕见这悲惨壮烈的场面，
怕见狼王卡欧痛心的目光，
倒在地上的兔王欧卡依然令他胆战，
那群长耳朵兔子也着实让他心慌。
卡卡紧紧咬住嘴唇，
咬破嘴唇有鲜血滴在身上。

长耳朵兔子们噤声低语，

正商量如何在欧卡面前表现一番，
耳朵最长的兔子名叫欧欧，
欧欧要显示自己的勇敢：
他说要把死去的狼们斩首示众，
他说要把还有一口气的狼送上西天。
卡卡的出现有如当头一棒，
长耳朵兔子中顿时一阵骚乱，
卡卡也变成泥塑一般。
狼，又一只狼出现在面前，
会不会还有狼跟在后面？
欧欧心虚地四下张望，
心虚也似瘟疫般传染，
长耳朵兔子们都竖起长耳，
一个个都打起逃跑的算盘。

小狼卡卡把心一横，
咬着牙并且闭着眼睛，
颤抖抖地迈前一步，
这一步却使长耳朵兔子们胆战心惊。
当卡卡有勇气睁开双眼，
长耳朵兔子们早逃得无踪无影。

兔王欧卡喷出一口鲜血，
满腔悲愤地凝望天空。
兔王欧卡含恨死去，
死去的欧卡闭不上眼睛，
真正使他死亡的不是狼王卡欧，
而是长耳朵兔子——他的同类弟兄。
狼王卡欧抖抖地站了起来，
紧紧抱住卡卡心情激动：
卡卡，你终于成为一只真正的狼！
在狼的王国即将惨败时立下奇功！

小狼卡卡羞惭得泪水滚动，
他说自己怯懦难以宽宥。

狼王卡欧轻轻抚摸卡卡的脊背，
苍白的脸浮现着笑容：
谁都会有胆怯的时候，
只要你能将自己的胆怯战胜，
战胜自己才是强者，
从此，狼的王国就由你来执政。
卡卡刚要开口推辞，
卡欧却将他的话从中打断，
我的伤势很重难以复原，
死前只有一个心愿：
你要将战死的兔子好好安葬，
并对受伤的兔子精心治疗，
让他们去远方开拓新的生活。
对勇士应该加以尊重，
哪怕他是敌手曾以死相搏。
至于那抛下同类逃命的长耳朵兔子，
放手追杀却不必留情！

卡欧望一眼绝气而亡的兔王欧卡，
话语中充满了感情：
“你要为他举行葬礼，
葬礼就和我同时举行。”
卡欧抚着卡卡含笑死去，
卡卡含泪记下狼王卡欧的叮咛，
他率同伴救起受伤的兔子，
安葬了狼王和兔王两位英雄。
长犄角的兔子们含泪而立，
在兔王欧卡的墓前深深鞠躬，
相互搀扶着远远而去，
去寻找新的生活新的环境。
从此草原上不再见到长犄角的兔子，
只有长耳朵兔子们在逃跑中偷生。

三

就在淙淙而过的小溪旁边，



就在兔王欧卡倒下的地方，
生长出一株鲜红鲜红的草，
鲜红鲜红的草长在兔王欧卡的墓旁。
每年卡卡率领众狼祭奠狼王卡欧，
也要向兔王欧卡献上一份敬意。
卡卡久久地望着那鲜红鲜红的草，
这是兔王欧卡不死的魂灵，
英雄的魂灵孕育成草，
这草也一样叫做英雄。

英雄草鲜红地开放在溪边，
英雄草鲜红地开放在太阳下，
英雄草鲜红地开放在月光里。
四季的风变换着吹过，
草原上的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那英雄草却总是鲜红鲜红。

长耳朵兔子们从战场上跑开，
跑了三天三夜还惊魂未定。
唇干舌燥顾不上饮一口水，
裂成三瓣再也不能复原。
聪明的欧欧成了新的兔王，
新的兔王见了狼就会逃命。

欧欧虽然当上了国王，
心中却总不能安宁，
梦中常常面对老王欧卡的眼睛，
醒来时总隐隐头疼。
他听说溪边长出英雄草，
英雄草是欧卡不死的魂灵。
欧欧想把英雄草采来做成标本，
做成标本可成为兔王权力的象征。
于是在一个乌云遮月的夜晚，
欧欧带领心腹摸到溪边……
欧欧把英雄草捧在手中，
鲜红的草叶上滚下几颗露珠，
那露珠灼灼烫手，
那露珠落地有声。
也许是欧卡的魂灵愤愤不平，

狼王卡卡感到心神不宁，
他率众赶到溪边，
欧欧赶忙带头逃命，
英雄草早就丢在地上，
一边逃一边后悔这次行动。

卡卡传下命令带着威严：
追杀长耳朵兔子，
决不让他们得到片刻安宁！
卡卡的命令成为预言，
狼和兔子命运就这样安排，
一代代的狼追逐着长耳朵兔子，
一代代长耳朵兔子在狼追逐下逃命。

每天每天，只要喘息稍定，
欧欧和长耳朵兔子们就说个不停：
一定要把狼赶出草原，
一定要在草原上写满兔子的尊严。
长耳朵兔子们慷慨激昂，
欧欧讲起来更是大论长篇，
然而一见到狼的影子，
一个比一个逃得更快更远……

尾 声

一片草原，
一片草原碧绿的铺向天边，
有太阳升升落落，
有月亮缺缺圆圆，
有小溪淙淙而过，
有四季的风变换着吹来。

一片草原，
一片草原是狼的世界。
狼的世界中有一群长耳朵兔子，
长耳朵兔子总在狼的追逐下逃命。
狼和兔子纠缠缠绵的故事，
被四季变换的风传得很远很远……

题图 张世明



琵琶甲女

●高洪波

一

腾格里, 腾格里
天上掉下来的奇迹

——民 谣

莽莽的黄沙如海
漫漫的沙丘似山
山的沉默
海的威严

装饰得腾格里
神秘又静寂
冷峻又遥远

一望无际的黄沙
一望无尽的苍凉
一望无垠的沙丘
一望无边的哀伤
由一只忙碌的小甲虫驮着
匆匆忙忙 走进
无涯的岁月



直到今天 爬入
我的诗行

那是美丽的王昭君①
出嫁塞外的一刻
当她恍惚的目光
再也望不见思念的家乡
怀中的琵琶被风沙
一阵拍打 指尖儿
竟拨不出一丝音响
于是王昭君愤然一掷
马蹄的昭君远去
只留下沾有她体温的琵琶
黯然神伤……

琵琶的躯体和灵魂
在岁月的风暴中粉碎
将清冷的声韵
在腾格里大漠中贮藏
与此同时
有无数梨木色的甲虫
繁衍于沙漠
游走成诗意盎然的小生命
——琵琶甲虫
名声响亮

活脱脱是一群
袖珍型的琵琶
椭圆的身體是半梨状音箱
昂起的头颅如弯曲的琴弦
细且尖锐的足爪
像琵琶的弦柱
只是忘却了王昭君的乡愁
每日里在沙砾间觅食
再不肯弹拨江南的向往

故事的主人公
自然是一只平凡的小甲虫
他在静寂里出生
静默中长大

因为发不出一丝声音
天生的小哑巴
枉称为小琵琶！
他感到命运有些古怪
自己有必要
走出这个静谧的童话

二

月亮跌入沙漠
溅起一汪清泉
——民谣

小琵琶在大漠上穿行
他滑动的身影
被朝阳拉长
成为一叶小船的模样
沙漠的早晨清凉如水
是甲虫们锻炼的好时光
小琵琶跑起甲虫马拉松
月牙泉水在脑海荡漾

传说在大漠的尽头
有一湾蓝色的泉水
那是王昭君弹琵琶的象牙拨子
被风暴夺走
从此琵琶甲虫们
才永远沉默不语
失去了明丽的歌唱
琵琶的美妙音响
全在那月牙泉里珍藏
找到它
沙漠会由黄转绿
水草将肥美异常
甲虫们不再为一茎枯草争执
还将拥有红色的花朵
粉色的芳香
绿色的湿润
紫色的歌唱
一种爱飞翔的亲戚

——蜜蜂和蝴蝶

也会欣然前来拜访
翅膀上闪动着太阳的光芒

小琵琶就这样离开洞穴
决心到月牙泉去踏访
背回弹响琵琶的拨子
为琵琶甲虫的种族
也为了自己

未曾拥有的昂扬

沙丘很大
甲虫很小
小甲虫在大沙丘上
用尖细的足爪拨动沙粒
调皮的沙粒纷纷流散
逃避着小甲虫的攫捉
微弱与强大抗争
一寸一寸
大漠似在退却
屈服于一个甲虫的意志
小琵琶，走向远方……

三

树是沙漠的旗

——民谣

远方有一株老树
半边枯黄半边嫩绿
如静止的油画般
站成倔强的象征
向小甲虫发出生命的呼唤
那偶一摆动的嫩枝
遥远中显示亲近
叶片上闪闪烁烁
望一眼老树 小琵琶
身上便涌起异样的感觉
树下可是月牙泉？
那神妙的象牙拨子

可曾遗落在疏朗的树荫？

昏黄的落日隐入昏黄
炎热正渐渐消退
沙丘下有寒意升起
小甲虫与老树
仍在遥遥相对
感觉不到自己的速度
真是最大的伤悲

他终于攀上了又一座沙丘
老树在月光下招手
月亮挂在它的枝丫间
像卡在巢间的鹰蛋
这轮腴格里的月亮
奇妙又圆润
像祖先在月中凝望自己
一种久远的共鸣
在体内轰然响动

月亮呵月亮
古树上的月亮
腴格里的月亮
银白如玉的月亮
真想奔向你的殿堂
去分享你的纯净透明
去体味你的玉质珠光
去寻找祖先遗落的音韵
让琵琶甲虫的种族
恢复叮咚的歌唱

与月亮对视的刹那
小甲虫的灵魂感到轻松欢畅
他发现自己僵硬的翅膀
颤动出飞翔的欲望
向前耸身一跃
月色陡然明朗
前方的古树与明月
幻化成灿烂的太阳……





月亮弯弯
升上树巅
小甲虫睁开眼
才发现自己睡得好甜
一个绮丽的飞翔梦
一个壮美的甲虫曲
鼓舞他继续攀援

四

九曲黄河万里沙
——民谣

不知跨过了多少沙粒
不知流掉了多少热汗
(如果甲虫也有汗腺)
老树终于立在眼前

小甲虫伏下身体
贴紧温暖的大地
仿佛有隆隆的雷声
在他心里积郁

摇动着嫩绿的枝条
老树发出邀请
请他爬上树冠
做一次高空游览

与行走沙漠的感觉相反
小琵琶感到步履矫健
尖细的爪下如有风生
翅膀也愉快地震颤

步步登高
步步望远
哦 树下是别一种景观——
一条黄色的大河
正在脚下流过
发出澎湃的涛声
挟裹着无上威严

细细倾听
大河涛声
有春天生命的呼唤
有夏天炽热的情感
有秋天快乐的恬静
唯独没有冬天的冷淡

大河涛声滚滚
大河浪花拍岸
凝望这雄浑的长龙
小甲虫

忘记了寻找的月牙泉
这条流动的黄绸带呵
系住了一个沙漠甲虫的心弦
激起了他的全部情感
陡然忆起那绮丽的梦境
于是他向大河纵身一跳
天空里划过一条

细微而又醒目的
梨木色的闪电

辽阔的空间
短暂的时间
小甲虫从树巅
向黄河里飞翔
他的足爪划破空气
翅膀扇出嘹然锐响
琵琶的音韵铿锵滚动
遥远的古曲

灿烂辉煌
离别与聚首的感觉
欢乐与幽怨的交织
还有大漠的歌声与叹息
月亮的嘱托和希冀
一齐在这飞动的甲虫身上
悠然共鸣

高傲的百灵鸟们
也停止了歌唱
向小小的琵琶甲虫
投以羡慕的目光

黄河轰然大笑
以浊天的巨浪
迎接一个纤小而伟大的生命
小甲虫随黄河远去
远去的黄河神采飞扬

五

沙漠，不可破译的谜
——作者自题

腾格里沙漠很大
很大的沙漠
有着亘古的沉寂
很大的沙漠
也有永恒的细语
很大的沙漠
有悲伤也有欢乐
一只甲虫的失踪
竟会使大漠抽泣

这些都是大漠的秘密
破译它的只有大漠居民
那些忙碌的甲虫
匆匆的蜥蜴
那些冷静的锦蛇
热情的沙鸡
伟大的腾格里身上
印着一只小甲虫的足迹
线一样通向远方
风沙的手不肯抹去

真诚的腾格里
要贮存这珍贵的记忆

当我们再一次望见月亮
望见沙丘上的古树
当我们又一次听见涛声
听见春天里的小雨
小琵琶都会适时出现
以一只小甲虫的固执
小甲虫的谦虚
告诉我们奇特的经历
从寻找和追求开始
以献身和投入结束
一次平凡又非凡的际遇

小琵琶，小生灵
我要向你致敬——
当然，要经过你的允许
不为别的，只为了
你那琵琶梦幻的无比绚丽
和以生命弹拨的那支
大漠琵琶曲……

1992年1月14日作于北京

题图 广 土

①王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元帝时选入宫。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她被元帝赐嫁匈奴。是传说中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 戎 林

怪城

1

丁丁失踪一个多月了，一家人到处找也找不到，报纸、电台、电视台都登了寻人启事，还不见丁丁回来。妈妈想儿子，成天在屋里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爸爸急得蹲在门口，把十根指头叉进头发，绞得咕咕响。

“不回来算了，等子老子白养他一场！”爸爸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像刀割似地难

受。

这天傍晚，爸爸正在屋里喝闷酒，忽然听见一个细小的声音在耳边响

“爸爸……”

是丁丁在叫他！

他放下酒杯，四下搜寻，怎么也看不见儿子的身影。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故障。

躺在病床上的妈妈听见了，一卜楞从床上爬起来，还没见到了丁丁，便嚷道：“儿子，你在哪？在哪？妈妈看不见你呀！”